

马达与《克什克腾报》

■马守喜

马达(本名马塞生)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,每每想起他,总有一种难言的深深的记忆。先生是位诗人、作家,先生是一本书,他深邃,他丰满,先生是兄长,他可敬、可亲、可爱。他的睿智,他的真实,他的勤奋,他的坦诚,他的低调,他的平易近人,总是构成了我思念的点点滴滴。

先生生前或去世后,我曾写过几篇介绍他的文章,其中《回族诗人马达》一文,先后被《内蒙古日报》《赤峰日报》《平庄矿报》《宁夏大学学报》《内蒙古穆斯林》等多家报刊转载,我们合写过多篇文章,如《漫话经棚》《草原回民连》《字儿山》等。我们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,却有着君子的情谊,平静的水面往往也会有别样的浪花。

马达,回族,1933年生,是克旗白

岔人(现芝瑞乡),幼年读私塾,11岁那年父母双亡,他不幸流浪街头,跟放牛羊的老农住在一起,听一些民间传说,跟民间艺人学一些说唱口头文学,后来被原兴老师收养,念了四年小学。他1947年参加工作,任儿童团长、土改工作队队员、政府秘书、小学教师、文化馆长、共青团克旗委副书记、旗文化局长、宣传部副部长、政协秘书长、文联主席等职务。他从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,40余年,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草原》《辽宁文艺》《朔方》等杂志发表近1000篇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。在全国《回族诗选》中,他排在首位,他的许多作品被译为蒙、朝、壮、维吾尔等多种文字,并用外文介绍到日本、阿拉伯等许多国家。

马达先生是久负盛名的诗人、新闻工作者,在他的革命生涯中,最值

得一书的是1958年他创刊的《克什克腾报》和1980年创刊杂志《达里湖》。《克什克腾报》是一份贴近老百姓的生活,敢于替老百姓说话,歌颂党的方针政策的报纸。为了把报纸办活,办得丰富多彩,马达担任总编,又兼任记者、编辑,发行等诸多工作,报纸开设的栏目有社论、本旗社会动态、党政机关、学校及农牧区公社的新风貌、读者来信,还有副刊、言论、故事、诗歌、快板等,一张不大的报纸,包罗万象。《克什克腾报》的最大特点是:语言通俗易懂,贴近百姓,贴近生活,刊登百姓所思、所想。想了解国内外及本旗大事,读者一看就明白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马达在报中写稿最多,风格多样,使《克什克腾报》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。《克什克腾报》蒙文版于1959年5月1日创刊,1960年9

月《克什克腾报》蒙汉文版同时停刊,汉文版共出196期,总发行量235200份,蒙文版共出73份,总发行29200份。

七十年代末期,由旗文联主办,马达先生任总编的文学刊物《达里湖》不定期出版,培养了一批克旗本土文学新秀。马达先生是从苦难中走出来,他始终保持着朴素而勤劳的本色,报纸和刊物停刊后,他的写作没有停止,无论是在克旗工作还是调到元宝山区工作,在业余创作上更是大踏步前行,前后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,写了很多长短诗,散文等。正当他创作的旺盛时期,不幸病倒,先生于1990年9月因病去世,享年59岁。马达先生是同仁心中可亲的老马,读者心中可敬的老师,他不慕浮华,不用浅薄消费光采,清醒恬淡,迎接世俗的考验。他在的时候,我们读他的诗文,读他的沧桑,读他的厚重,读一个民族的苦难,挥挥洒洒,溢光流澜。他走的时候,我们读人,读他的刚正、坦诚,读一座山的伟岸,星星点点,风光无限,他的著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马达创办的《克什克腾报》和《达里湖》杂志已载入《克什克腾旗志》,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和珍贵回忆。

教育百花园



一地鸡毛

如果生活给了我一地鸡毛,我就把它做成漂亮的鸡毛掸子。
——题记

■丁建华

早晨起来,窗外下雪了,屋里有几点凉,孩子还没起床。我烤了蛋挞,看蛋挞在烤箱里咕嘟咕嘟冒着泡泡,瞬间就感到温暖了许多。

烤箱“滴”一声响,预设时间到了,蛋挞熟了。几乎同一时间,两岁的二宝罐头,光着屁股跑到我身边说“妈妈,我睡醒了。”

吃过早饭,我和罐头坐在窗台上看着雪花。她说:“妈妈,雪花有的往下面飞,有的往上面飞,都飞到窗户上了。”我问为什么,她说不知道,我告诉她刮风啊!

于是很自然地想到谢道韞,于是问12岁的大宝果果白雪纷纷何所似。果果说,哎呀,忘了,继续看她的奇葩大会去了,我哑然失笑,我的女儿是没有“咏絮才”了。

中午,天忽然就变了,沙尘漫天,看上去黄黄的。罐头的字典里还没有“沙尘暴”“雾霾”等概念,一个劲问我jia(她想说的是“咋”)的了。我索性拉上窗帘儿,把讨厌的雾霾天气隔在外面。

晚上居然下大雪了,爸爸要带俩娃儿去外阳台上玩,罐头在姥姥家地上玩太空沙不肯起来。果果穿上羽绒服,戴上手套,跟爸爸出去了。

又过了好久,我带罐头回家,二楼阳台上雪依旧特别大,我后悔没给罐头戴好围巾,因为雪打在她脸上。尽管距离特别近,可天降的,毕竟是瞬间可以“满弓刀”的“大雪”。

“妈妈,我可以像佩奇乔治一样咯吱咯吱的踩吗?”我抱着罐头一边狂奔一边回应她“不行,天太冷,你也

没有穿靴子。”

爬上六楼敲门,居然没人,打电话问问,爸爸和姐姐还在外面玩,我和罐头在楼道里等着,罐头冰凉的小脸贴在我的脸上,声控灯灭了,我没有打开,我们俩静静地站着,感觉很好。

单元门开了,有脚步声传来,爸爸和姐姐回来了,他们的衣服有点湿,说是在雪地上躺着了,他们还带回来酸奶和小龙虾,爸爸还端着一盆雪。

“应该让罐头踩踩雪”爸爸说。我说她想踩我拒绝了,爸爸说着不应该,开门进屋,拿了个盆转身又出去了。

很快,他端着一盆雪回来了。他把雪放在卫生间,让罐头去玩,罐头不肯,说“凉”,爸爸捧起一捧雪做示范,她就去玩儿了,不一会儿就特别投入,高兴得尖叫,甚至脱下袜子把脚伸了进去。

我忽然觉得也许这就是父亲和母亲不一样的地方,孩子勇敢还是怯懦,真的和教育有关。

罐头玩累了,睡了。我们仨一起吃小龙虾看电影。

其实,每天的生活都如今日般庸常琐碎如一地鸡毛,但我们力争把它做成漂亮的鸡毛掸子,也许那飘香的蛋挞,盆里盛着的雪花和小龙虾就是将鸡毛变成掸子的浆糊吧!



家乡的小河

■乌兰布统完全小学 孟祥月

家乡的小河真美啊!它如诗如画,美丽极了。

春天,小河洋溢着满河的春水,带着来自上游的残冰碎块,高兴地流淌着。每一个小小的漩涡,都是一片笑意,水中映衬着蓝天白云,两岸透出初春的嫩绿,流动着柔和欢快的声音,啊!小河——我爱你。

夏天,树木的叶子葱葱郁郁的像一把把雨伞,美丽极了。小河在这个时候它会哗啦啦地唱着歌,欢快的流淌着,现在它正要流向远方呢。夏天的风微微的吹着,把河边的花啦,草啦吹得扭动起来,它们纤细的身姿,随风飘舞,像是给小河在伴舞呢。如果孩子热了也会在这里嬉戏,笑声不断。此时,笑声,流水声融成一首自然的乐曲,回荡在小河上空,啊!小河——我爱你。

家乡的小河令人神往,我爱家乡的小河

秋天,河边的树木都开始枯萎了,树上的叶子开始由绿转黄,一阵阵秋风吹来,叶子便飘飘悠悠地从树上落下来,好像一只只枯叶蝶在空中飞舞,枯叶蝶落在河面上,好像一叶叶扁舟,给河面添加了许多色彩,啊!小河——我爱你。

冬天,雪花漫天飞舞,树木盖上了一层雪白的棉被,河面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,好像是穿上了亮闪闪的衣服。这时,孩子们都聚在河面上堆雪人,打雪仗,滑冰……欢声笑语,开心极了,啊!小河——我爱你。

家乡的小河令人神往,我爱家乡的小河



白翎雀歌

■元 马祖常

乌桓城下白翎雀,雌雄相呼以为乐。
平沙无树托营巢,八月雪深黄草薄。
君不见,旧时飞燕在昭阳,沉沉宫殿锁鸳鸯。
芙蓉露冷秋宵永,芍药风喧春昼长。

赏析: 郭久良

马祖常,元代著名文学家、诗人,以会考第一名的成绩入仕。《元史》中有《马祖常传》所记。

这是一首古乐府诗(也叫杂言诗)。诗的前四句用仄声韵,描写白翎雀鸟;后四句换韵,用了平声韵。这是古乐府诗的特点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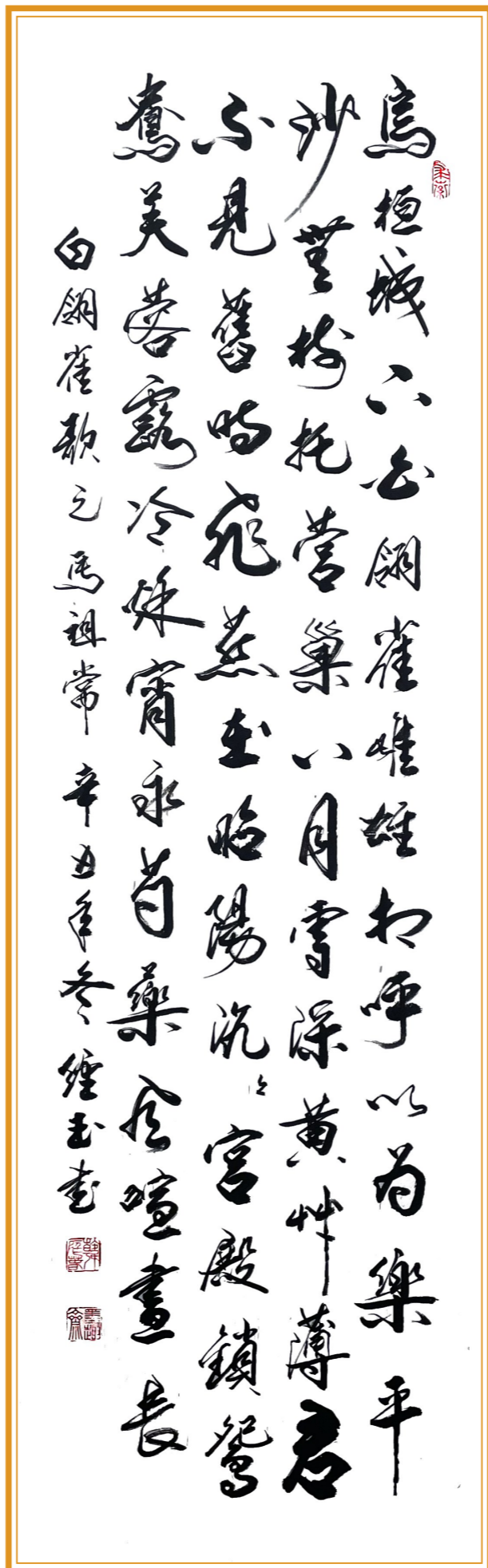
乌桓是古地名,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东部、赤峰市北部、河北省北部、辽宁省北部的辽西、

辽东广大地区。这里是白翎雀鸟的国度。这种鸟爱情专一,雌雄不分离而为乐,相互为伴而永恒。它们在沙漠上的雪地里。荒草中建屋居家生活。

“八月雪深”句借用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诗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”句。描写边塞恶劣气候。诗的后半部分,诗人笔锋一转,由描写当下的白翎雀鸟,引申到写人“旧时飞燕在昭阳。”

“君不见”,大有诗仙的遗风。“旧时”,这里指汉朝汉成帝时代。“飞燕”,指赵飞燕(原名——赵宜主),是汉成帝刘骘的后宫专宠,第二任皇后(孝成皇后)。其妹赵合德与飞燕一样受到汉成帝的宠幸,汉成帝对二女的喜爱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。“沉沉宫殿锁鸳鸯”。什么宫殿?当然是“朝阳”宫。汉成帝日夜与二女在昭阳宫贪欢淫乐。“芙蓉”句,化用唐代诗人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“云鬓花颜金步摇,芙蓉帐暖度春宵”句,此句诗白居易写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。这里马祖常用同样的手法描写汉成帝对赵氏姊妹的迷恋程度:芍药花,古代象征着男女爱情。

这首诗前四句状物,后四句写人,写人状物的结合堪称完美。诗句明快,诗意显而易见,用韵灵巧自然,读来琅琅上口,回味无穷。



书法 韩廷春



水墨画 原上和鸣 代丽娜

